



冯亚光◎著

老家记忆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冯亚光◎著

老家记忆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家记忆/冯亚光著. —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8
ISBN 978 - 7 - 224 - 13031 - 7

I. ①老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97894 号

老家记忆

作 者 冯亚光
责任编辑 刘景巍 杨舒雯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710003)

印 刷 陕西天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mm × 1092 mm 32 开 8.375 印张
字 数 171 千字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13031 - 7
定 价 36.00 元

目 录

一、此情可待成追忆

老家记忆 / 3

谁言寸草心 / 12

带着文学梦走进大学门 / 21

“料得年年肠断处” / 27

黄河之滨的缅怀 / 32

我们走过 30 年 / 39

二、闲上山来看野水

两山深处绿意浓 / 45

百媚桃花如欲语 / 51

风情线 边塞诗 / 55

九寨山水天下奇 / 60

三上莲花山“花儿”会 / 64

瀚海明珠 / 73

扎尕那石城 / 77

龟城 / 81

拜谒刘颉故居 / 86

新圣母雕塑艺术园 / 90

三、雄关漫道真如铁

父亲参加了两打榆林 / 99

老红军·小故事 / 104

追寻中央红军从甘肃到陕北的足迹 / 112

西征到会师 / 119

老区巴中的三个最大 / 126

红军的剑门关 / 133

民族精神与先进文化的纪念碑 / 138

真诚面对历史 / 142

此刻,最值得讨论的话题是红军精神 / 145

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 / 152

生命铸就 / 156

鄂豫皖走来的小红军 / 173

四、闲坐思量茆屋下

小叶杨的歌 / 193

围棋与文学 / 200

一缕春阳 一股暖风 / 205

读路遥 / 208

春天召唤回来的大雁 / 214

再见,十字路口 / 2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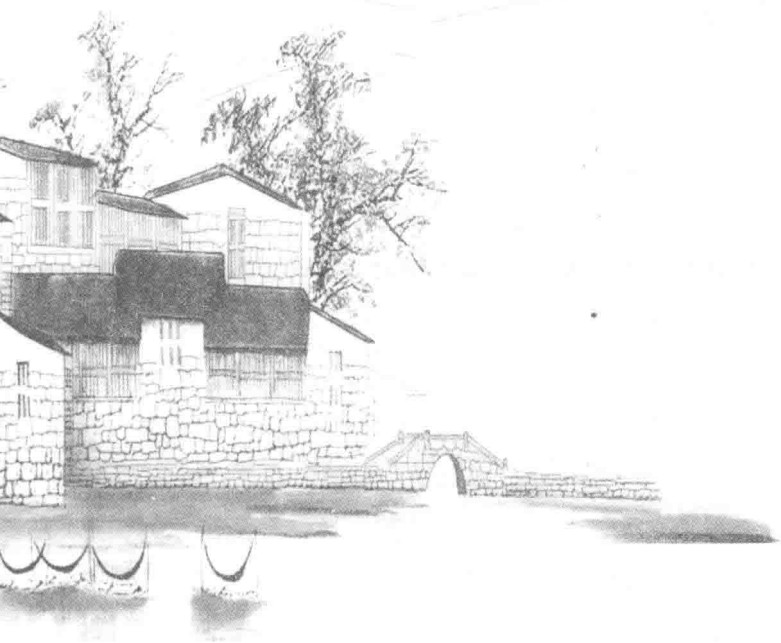
五、附录

报告文学的美感共鸣 / 237

生活美丑与艺术美丑 / 251

一

此情可待成追忆



老家记忆

我对老家的记忆和婆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婆，就是奶奶，是老家的称呼。

我的老家在陕西省耀县（现为铜川市耀州区）冯家桥村。由西安坐火车向北，经咸阳、富平、三原，就到了耀县，在耀县县城下车或在黄堡镇下车。从县城下车往前走 15 里，从黄堡镇下车往回走 15 里。因姑家在黄堡的吕家崖村，故我常常在黄堡下车，在黄堡住几天再回桥上。冯家桥在官路畔，老家人称公路为官路，官路西侧的黄土坡上就是冯家桥。

通向老家的小路是抵达记忆的通道。有两条小路可以进村，一条在村北，一条在村南。村北坡上的小路经过一个门洞，类似城门洞，但小得多。村子被一条沟隔开，由一条土梁连接，人们称这条土梁为桥，又因全村人都姓冯，所以叫冯家桥。桥不宽，能并排走三四人，也没有特别的打造，就是原先的土被人的双脚踩得瓷硬，凹凸不平。经过村门洞，再经过桥，就可到婆住的窑洞。南

边还有一条小路从官路通到村里，不经过桥，路两边的地里种着麦子或苞谷。暑假回老家，小麦已经收割，麦茬又密又硬，苞谷身材伟岸、颗粒饱满，棉花枝高叶大、结满棉桃。耀县跨八百里秦川的边，还算富裕。老家流传着这样的老话：“五月初八滴一点，耀州城里买大碗。”滴一点，是说只要五月初下一场雨，就会丰收；买大碗，是说耀县出瓷器、陶器，而且很有名。老家人说谁笨，会说“耀州瓷壶”。

婆一个人住在土窑里，围着一个小院。为了安全，在邻居的围墙上开了个口，走邻居家的门。邻居当然姓冯，是本家，有一个男孩，和我同辈，小我一岁，叫解放。老家 1948 年解放，他是那年生的。他有一个姐姐，一个妹妹。

那时，我在西安上小学。记得一次从西安回到老家，婆的窑洞门上挂着锁。解放的姐告诉我，婆去庙上烧香，就住在庙里。解放的姐领着我去找婆，走了十里地，一座孤立的小庙出现在官路畔。庙小得像城里人家的小院，可打扫得极干净，一尘不染。婆和几位老太太坐在麦秸编的蒲团上，坐在背太阳的阴凉处，正说着话。看见我，婆满是皱纹的脸上堆起笑，拄着拐棍站起来。我们穿过田野，沿着小路回家。太阳当头，阡陌金黄。两边的庄稼地，充溢着庄稼和泥土特有的清香。路边草丛中，红色的山丹丹花、黄色的野菊花，还有不知名的各种颜色的小花，迎风摇摆，鲜艳诱人，让人对乡村生出一种特有的情感。婆的黑头发中闪烁着根根白发，顶着烈日，拄着拐棍，迈着小脚，一颠一颠和我们一路回家。

婆信佛。我记得，婆在西安住过一段时间，曾去都城隍庙烧香，磕头。据老家的人说，婆年轻时生疮，向佛许愿，好了，从此信佛。婆忌口，不吃荤，不吃葱花。婆活到84岁，又有父亲这样一个当过红军的儿子，人们说是她信佛的好报。

爷(yè,老家发音)时家里穷，因为没有地。那时，土地多为耀县几家大地主和香山寺占有，仅香山寺的寺产就达十几万亩。地是农民的港湾，没有地就得出去扛活。父亲给地主放羊放牛，农忙时下地干活。活重，东家给吃得好，白馍，四个小碟子，凉调萝卜、醋淹蒜薹之类，一定有一盘醋拌辣面。长工们蹲在地上，手拿着馍，围着四个小碟。老家是产粮区，农民很少吃菜。人们把当兵叫吃粮，把当兵的叫粮子。父亲一生不爱吃菜，孩子们给他碗里夹菜，他说“行了”。父亲很小就会抽烟，抽旱烟，农民自家种的，用烟锅。父亲用的是羊拐骨，羊拐骨不用花钱买。坐在地头吧嗒吧嗒抽烟，可以休息一会儿，不抽烟坐着有偷懒之嫌。那时许多人去当红军。耀县的照金，是陕甘红军最早的根据地，是桥山山脉南端的一个突出地带，丛林密布，重峦叠嶂，沟壑纵横。

我没有见过爷，爷去世早。据老人说，当年父亲跟着红军走了，婆不吃不喝在炕上躺着。爷去追父亲，死在路上了。听父亲说过，曾设法打听爷的消息，寻找爷的尸骨，可到哪里找呢？爷去世后，婆人生辛酸，一度改嫁。十多年后，父亲随解放大军回来。父亲是婆含辛茹苦拉扯大的，是婆的依靠和慰藉，婆因受歧视和虐待又回到冯家桥。父亲花钱为婆卷了土塄窑，一般人家的窑洞没有卷土塄。卷土塄不卷砖，原本是为了省钱，结果是婆的土塄

窑比砖窑都贵。

父亲作为军队干部在西北局党校学习，接婆到西安住过一段时间。可是，婆因忌口和对城里生活的种种不习惯，又回到冯家桥，一个人住着土窑，从此再也没有出来。婆的姓名极少有人知道，村里人称婆为“窑里婆”。父亲从党校毕业后到甘肃工作，我一个人留在西安上学，直到五年级时才回到父母身边。我上的学校是部队子弟学校，名叫“八一完小”，后改名叫“南郊小学”，当时是寄宿学校。寄宿，当然是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初部队驻地分散的实际情况。学校放寒暑假，我有时在学校有时回到老家，住在婆的土窑里。

老家的窑洞有独特的天然魅力，一年四季，不潮不燥、冬暖夏凉。窑洞正面墙上开门、开窗，还在墙的最上方正中开一个口，长方形，约两尺高、一尺多宽。可以透风，可以见亮。每年都有“年年春天来这里”的燕子，从这个口飞进，回到窑洞隔墙上的老窝。夜幕降临，燕子回窝，吱吱细语，昏昏欲睡；天一大亮，叽叽喳喳，联翩飞翔，进进出出。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”。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这样，一天过去了，又去迎接新的一天。

暑假回到老家，我曾为婆斫柴。老家冬天烧炕，烧炕可以用棉花秆、苞谷秆等，但用酸枣刺特别好。斫柴就是斫烧炕用的酸枣刺。我和解放及村里的几个孩子，带上镰刀、绳子和小木杈，兴冲冲大步快走，上到山上或下到沟里。割麦时一只手拿着镰刀，用另一只手把住麦子，斫酸枣刺得用木杈代替手。左手用木杈叉住约二三尺高的酸枣刺，右手挥动镰刀，像割麦但比割麦用力，将

酸枣刺斫下。一把一把放在一边，再将几把堆成大堆，最后将几大堆放在一起，踩实打捆。打捆，还得到最近处的松树或柏树上斫下数枝松柏枝条，垫在酸枣刺堆上，用绳子拦腰捆紧，把镰刀刃插入柴堆，用刀根钝处勾住绳子，松枝贴背背起来。如附近没有松树或柏树，就斫些蒿草垫背。我们手握镰把背着柴，呼哧呼哧喘着气。累了，把柴靠放在小路旁的高处，人靠着柴站着或坐着休息一会儿。柴背回来，婆颠着小脚，用大木杈叉起，垛在靠墙的地方。冬天时，这些酸枣刺就干硬了，好烧了。我气喘吁吁一次一次背回的小堆柴，渐渐垛得有了一人多高。

老家的孩子相约斫柴，就像城里的孩子相约去玩一样。小伙伴们个个有结实的身體，活力四射。我们穿过村后的大片田地，田地开阔，远近立着几棵大柿树，非常醒目。天地四野之中，独见伟岸造型。不管一路上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玩得多么痛快，一旦下到东拐西拧坑坑洼洼的沟里，紧握镰刀和木杈令手心汗津津的我们，都会飞快地举起镰刀和木杈。有时为了玩，大伙会舍近求远，穿过官路，越过田野，涉水过河，爬坡登山。身旁吹着丝丝暖风，头上飘着朵朵白云。渴得要命时，遇到柿子树，摘一个尚未成熟的柿子，咬一口，涩的。几个人还钻进刚收过苞谷的地里，折苞谷秆，像吃甘蔗一样，用嘴啮取秆里的水分，甜丝丝的。回到婆的土窑，等不及开水凉，抓起水瓢，舀一瓢缸里的井水咕嘟咕嘟喝个够。

麦收前后，田野里常常听到蚂蚱的歌声。我居住的城市把能歌唱的蚂蚱叫蝈蝈。在西安上小学时，麦收季节，学校会组织学

生帮助农民拾麦穗。劳动间隙,我们常常会捉一两只蚂蚱,再用麦秸编个笼子装进去。回到老家,麦收已过,但能歌唱的蚂蚱还有。老家有一种用竹片做成的,能发出和蚂蚱叫声一样的东西。孩子拿在手中左右一摇,“吱吱吱……吱吱吱……”就会有蚂蚱高唱应和,再摇,再应。这样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蚂蚱的所在,捉住蚂蚱。我已记不得这东西叫什么,但记得是用八九个竹片、八九截细竹,一个竹片一截细竹从中间用线绳穿起来做成的。

农村的孩子没城里孩子见过那么多玩具,但农村孩子的玩具足让我这个城里娃羡慕。有孩子拉着小碌碡,用木头做的,十分精巧,十分利索。碌碡是轧谷物、平场地的石头滚子。我和村里的孩子玩麻钱,每人放一枚或两枚在枕头般大的石头上,拿另一枚从齐肩的高度对准石头上的麻钱吊打,打得掉到地上就算赢了。有一次,我和一个孩子玩,输掉了仅有的几枚。我跑回土窑,问婆要麻钱。婆迈动小脚,从仅有的平柜里取出一个蓝布包袱,从包着的类似帘子的上面剪下四五个明光锃亮的麻钱。我拿着跑出去,不到一会儿工夫又输了。直至今日,这都是我心中一个小小的痛。麻钱虽小,是婆用着的东西。

暮色苍茫,炊烟袅袅。淡淡的月光笼罩了小院,婆端出饭,摆在小院的炕桌上。婆熬的小米粥好喝,至今每当喝小米粥,都会想起婆熬的小米粥。说不清是什么原因,也许婆熬小米粥是用风箱。老家做饭拉风箱,婆的风箱是父亲在西安买的。婆一边拉着风箱,一边用麦秸引着火,塞进灶中,再将耐烧的柴火续上。婆拉风箱熬的小米粥,稠稠的、糊糊的,得用筷子拨着喝。拉风箱做

饭,用煤要细碎,把要用的煤浇一点水,再用小煤铲放进由麦秸等引燃的灶中。煤耐烧,对植被也是个保护。

我曾用驴为婆驮煤。这样的活我一个人干不了,大人让一个比我大点的孩子领着我。我俩一大早出发,一人骑一头驴,到十里外的煤场。驴背左右搭着相连的两个筐子,时慢时快,一路小跑,沿着官路往煤场去。官路通过河,那时还没有桥,去时骑驴过河,驮煤回来只能牵着驴。再过河时,伙伴抱着驴的脖子两腿翘起,我也照样抱着驴的脖子任由它蹚过河去。

老家的这条河,流经黄堡,流经冯家桥,流经耀县县城。河水清亮,河边清静,到处散发着某种香馨,纯纯的,是那种最原本的味道。河水不间断地奔流着,从古到今,阅尽地面上生物的生死、荣枯。一次,跟着姑父一家过河锄谷,遇上发大水,等洪水退后,我们在河边抓到一只被冲上岸的鳖。这条河和官路时而紧靠,时而远离。河水长年深过膝盖,在拐弯处会积成水潭,深可过胸。我和小伙伴们曾在水潭游泳,有一次淹着,在水里拼命挣扎,过来一个大人将我捞起。冯家桥离河较远,村里有井;姑家离河较近,人畜饮水就从河里挑。这条清波荡漾的家乡河,很多年了,现在几乎干涸,流着一股黑水。

我为婆斫过柴,牵驴驮过煤,我还锄过地。一次,住在姑家。清晨,姑递给我一把锄头说:“跟我锄地去。”地里已有和姑年龄相仿的几个妇女,大家从地头开始,向另一头锄去。除的是秋作物,记得是糜子。每人三四行,一边说着闲话,一边除着杂草。那时是集体干活,记工分。我锄了两三天地,为姑赢得了两三天自由

时间。她和我一起去桥上看婆。

城里的夜不黑，无数灯火交织成彩色的图画；城里的夜不静，声音的波涛继白昼仍难得沉寂。老家的夜又黑又静，特别是在冬夜，彤云密布，漫天飞雪。躺在炕上，在煤油灯下看书，只有眼前一团亮，窑洞的每一个角落仍被黑暗笼罩着。窑洞里外出奇的静，即便是睁眼躺着，也像是睡着了似的。夏日，落日的余晖还在窑洞墙上流连。夜虫初醒，唧唧争鸣，蝓蝓更是浅吟低唱，使夜晚更显出静来。我早上起床，无论多晚，婆从不叫我。有时，我睡眠惺忪，看见婆坐在炕沿，身体前倾，静静地看着我。日上三竿，我起床，洗漱，婆拉风箱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，窑门外侧灶膛里的火焰跳跃着。婆把饭端到炕桌上，小米粥或苞谷糝子、白面馍。婆没有让我吃过糜面馍或其他杂粮，婆蒸的馍特别白，婆说：“面揉千遍比雪白。”

我上初中后，父亲每年让我回一次老家，给婆向生产队交粮钱。婆年龄大了，又是小脚，不能参加劳动挣工分，吃粮得交钱买。我当兵几年后探亲，父亲让我抽时间回老家看婆，给生产队交粮钱。这次回到老家，婆躺在炕上，苍苍白发有点松散。姑在身边侍候，给婆翻身，喂饭，端屎端尿。我探亲时间有限，临走时，一位串门的老人对婆说：“孙子回去换你儿子回来。”婆躺着，仰面说：“你骗我哩！”婆心里想着父亲。父亲因为工作原因，除在西安时回过老家，再没有回去过，都是打发我和弟、妹回去看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学生没有学上，父亲曾让大弟落户老家陪着婆。大弟在老家待了几年，又当兵走了。婆来日无多，父亲请假看婆。

婆见到许多年没有见过的父亲，又精神起来。有父亲在身边，婆不愿离去。省军区打电话给耀县人民武装部，通知父亲参加党委会。父亲走后不久，婆去世，父亲又赶回为婆送葬。婆走完了农村老太太平凡的一生。婆去世后，父亲房内的桌上多了一张婆的放大照片。照片镶在相框内，立在桌上。这是婆一生唯一的一张照片，是新中国成立初在西安时照的。

婆埋在村后的黄土坡上。父亲安排姑的大儿子我的大表兄在婆的坟前立了块碑。立碑时，我跟父亲回到冯家桥。父亲在婆的坟前长跪不起，这时的父亲已年近九旬。婆坟侧不远处是岁月和风雨造就的山沟，我曾在沟里为婆斫柴；遥看坡前是官路，我曾从路上走来，再远处已是直通延安的高速公路。

随着年龄的渐长，我时常想逃避和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繁杂，向往儿时心灵深处的那份欢乐和宁静。回首在婆身边的日子，竟然已逝去几十年。如今，父亲走了，母亲还走在了父亲的前面。那无忧无虑的境况，已被岁月的风雨带走了。岁月无情，等闭白头，但思念之情，须臾未离，老而愈笃。那小路、那河水，庄稼地、柿子树、酸枣刺、蚂蚱和毛驴，依然历历如在，弥漫于心。我仿佛看见婆拄着拐棍，颠着小脚，迈出窑洞，迎面走来，满是皱纹的脸上堆着笑。

原载《飞天》2012年5月号